

#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和互文性研究

罗美晨 朱媛

**[摘要]** 克里斯蒂娃是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领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具有非常广泛的交叉性，具有显著的跨学科优势。克里斯蒂娃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确立了文本诠释的新局面，不但将各个不同的文本交织起来，而且开启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结合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克里斯蒂娃；文化诗学；符号学；互文性

**[作者]** 罗美晨，绍兴文理学院；

朱媛，博士，绍兴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又译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朱丽娅·克里斯特瓦、朱丽叶·克里斯托娃、于丽娅·克里斯特娃, 1941年—) 原籍保加利亚, 后来入了法国籍。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以多元多角度的方式阐述, 将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巴赫金、罗兰巴特、班贝尼斯特等多位大师的理论运用到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方面。克里斯蒂娃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解析符号学研究》(1969)、《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1969年)、《小说文本: 转换话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1970年)、《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年)、《恐怖的权力》(1980年)、《爱的故事》(1983年)、《黑暗的太阳》(1987年)、《自己的外人》(1988年)、《外国人——我们内在的东西》(1991年)、《心灵的新疾病》(1993年)、《反抗的未来》(1998年)、《感性的时间》(1999年)、《汉娜·阿伦特》(1999年)、《梅勒妮·克莱因》(2000年)等。她提出的解析符号学 (sem-analysis)、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异质性 (heterogeneity) 等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她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为文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 奠定了后结构主义文本诠释观的基础, 形成了文化与诗学相交融的批评模式。

## 一、符号学研究

解析符号学是克里斯蒂娃为符号学界做出的重要贡献。克里斯蒂娃在她1969年出版的论文集《符号学——解析符号学研究》中提出了这个概念, 并在随后的著作中不断对其进行诠释与补充。其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集中了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的精华思想。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与罗兰·巴特后期理论异途同归, 都是

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反思与质疑。她认为科学的符号学要运用解析的方法, 符号意指的过程不是设定的、停滞的, 而是一个不断的生产过程、流动过程。

克里斯蒂娃强调符号的异质性。克里斯蒂娃反对把符号视为一种能指与所指固定对应的规范客体, 认为规范语言是符号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艺术、诗歌、神话就不能完全化约为这种规范语言客体。她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 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运用于符号学研究, 认为符号意指过程具有一个生理基础, 是人生命的冲动, 但她又反对将符号的意指过程完全归结于人的欲望, 认为社会、历史对符号的意指也具有决定作用, 因此她不但在语言学上比弗洛伊德的理论更进一步, 而且脱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 重视社会与历史的变动因素, 从生命冲动与社会压抑的矛盾冲突中论述符号的生成原因与生成意义。

符号的异质性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达成。“在断裂的痕迹中, 在所有独立客体缺席的状况下, 在利用预测记忆痕迹来生产的异质性中, 否定变得极为稳定。”<sup>①</sup>“记号的重刻是持续的否定。记号对否定的阻碍是为重新激活否定, 好让它回过头来分裂、质疑记号。”<sup>②</sup>因为符号的异质性, 在符号的意指过程中, 否定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它拒绝永远停留在任何一个固定点。符号的意指也永远处于意义的不断分裂中, 一个意义取代着另一个意义, 随即又准备着被另一个意义所取代, 在持续的否定中, 符号的任何意义都只可能获得暂时性。

克里斯蒂娃区分了符号 (semiotic, 也可译为记号) 与象征 (symbolic) 两种不同形式的意指过程来说明这个问题。克里斯蒂娃认为“在组成语言的意指过程中, 符号与象征这两种形式不能分离, 它们之间的辩证

<sup>①</sup>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Margar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171.

<sup>②</sup>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Margar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171-172.

关系决定着话语的类型，如叙述、元语言、学说、诗歌等”。<sup>①</sup>语言的符号性来自于生理上、身体中的驱力，是被压抑的驱力的释放。它是书写中的节奏，自由自在，“它具有音乐性，前于判断，只被语法所束缚”<sup>②</sup>。象征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逻辑的，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意指系统。它看似具有确定性，又常常受到符号表达的干扰，因为符号是象征的前提，“作为象征的前提条件，符号机能是一个更加基本的组合系统”<sup>③</sup>。1998年，克里斯蒂娃再次对自己的符号观做出了总结，“我对‘符号表达’和‘象征表达’所做的区分……是为了尝试将意义理解为‘过程’或‘进程’，而不是‘结构’。为此一方面要明确属于符号及其句法、逻辑联系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明确属于跨语言的表达方式”<sup>④</sup>。

在精神分析与社会历史之间构建符号的异质性只是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她利用符号的异质性打击一切同质性的话语，以符号的异质性为基础反抗权力话语，从而试图为边缘话语寻求出路。克里斯蒂娃从符号的异质性推出话语的异质性，进而呼吁应承认种族的特殊性与不同身份、地位、性别的特殊性，提倡应尊重他者的存在，建构谋求共同利益的世界主义的社会。在符号的异质性中寻求社会批判性的理论诉求，使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与拉康“漂浮能指观”大相径庭，这种理论目的让克里斯蒂娃成为一个具有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是她从符号学角度为社会改革做出的新的理论支撑。

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既打破了结构主义试图寻求与现实精确对应的符号的幻想，颠覆了莱布尼茨、乔姆斯基等人寻求语言普遍性的诉求，又在符号研究中加入精神分析维度，从精神分析的视野来透视符号的特性，用主体的生命驱力来解释符号的异质性，强调了符合意指过程中生命内部的意义生产过程，并结合了社会与历史的参照，将心理研究与社会研究相结合，将个体研究与集体研究相组合，其理论视野更加广阔。

## 二、互文性研究

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互文性理论。互文性理论是针对文本的单一性与稳定性而言，认为不存在独立、孤立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多个文本的交织。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她解析符号学

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类思路从符号视域到文本观察的转移。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为她带来了巨大声誉，使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成为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界的研究重点。

克里斯蒂娃早期曾向法国学术界详细介绍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带动了西方的巴赫金研究热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出文本具有复调结构，对文本的诠释不能局限于一种路径，要挖掘多种思想在文本中的交流，甚至对立思想在文本中的共存。克里斯蒂娃从词语对话与叙事对话两个方面分析了巴赫金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不同。克里斯蒂娃指出巴赫金发现的词语的双重性与文本叙事结构的双重性，为文本叙述身份、叙述主体、文本中的词语意义等问题指出了多重性的分析方向。<sup>⑤</sup>

互文性理论正是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引入多个文本的交织，及文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之中。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一个文本与存于其中的其他文本紧密相连，它打破了文本的单一性，“任何文本是引语的马赛克编织；任何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sup>⑥</sup>。“互文性指称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向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换”<sup>⑦</sup>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破碎的、多样的，文本指意过程的多样性使文本的阐释更加开放，具有无穷无尽的阐释空间。正如日本的西川直子所指出的，互文性概念把“包围着文本的外部现实状况，亦即一方面是身体的欲动和无意识操作的能指的运动（比如类似梦的文本）、另一方面是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广泛地理解为文本”<sup>⑧</sup>。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观念是立足于身体的基点的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吸收。文本形成的过程从身体出发，最开始只是内心体验，这种体验直接联系着身体的观念，“内心体验把无意识、感知、前语言、和语言都调动了起来……表现为一些非语言的象征”<sup>⑨</sup>。在第一阶段中，它还没有用语言表达，到了第二阶段——草稿阶段，就可以将部分内心体验转为语言，但这时语言只叙述感觉事实，等它最终成为文本的时候，它就加了逻辑性、系统性，使它表意加更清楚，符合社会规定。

克里斯蒂娃把文本分为基因文本（Genotext）与现象文本（phenotext）。基因文本主要指符号表达过程，隐藏着象征的到来。“它是一个过程，它的结构趋向于短暂（不稳定、被驱力所迫，属于‘量子’而非‘记

①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24.

②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29.

③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68.

④ 于丽娅·克里斯蒂娃：《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1-102页。

⑤ 参见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6, p35-55.

⑥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6, p37.

⑦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59-60.

⑧ 西川直子：《克里斯蒂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⑨ 于丽娅·克里斯蒂娃著：《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号’)和无意义(不具备二元结构的装置)。”<sup>①</sup>基因文本可以看成语言的深层功能,反之,我们平时用来交流的语言克里斯蒂娃称之为现象文本。现象文本要遵守交流规则,基因文本隐蔽于现象文本中,使现象文本不断地分裂,生产出新的意义。现象文本具有短暂的意义,但是因为基因文本的不断流动,它也可进行不断的转换。基因文本是无限的,现象文本在话语实践中通过删除、选择,产生于基因文本。不能把克里斯蒂娃对基因文本与现象文本的区分等同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分,如果说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是“有”的话,那么克里斯蒂娃的基因文本倾向于“无”,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句法关系,而克里斯蒂娃的基因文本无法用概念描述,它就是变动不居的生命体,永远处于流动的过程之中,它的博大之处正在于它永远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内容。

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文本与文本的相互交流,承认文本中异质性的存在,促使文本释义可以走向更加开阔的空间,为不同意见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 三、地位与影响

克里斯蒂娃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克里斯蒂娃是符号学运动的前锋人物。她的解析符号学观是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她反对探究核心与本质,静止、封闭的符号学观,模糊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否认符号具有固定的指意性,在能指的游戏与虚空中建构符号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奠定了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的核心。她将单个文本的阐释与多个文本交织,并将文本放在文化背景与心理研究中探求文本意义。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阐释方法,集心理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于一体,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其互文性理论不仅指出了文本内部含义的复杂性,而且兼顾文本外部的社会、历

史、心理考察,是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走得最彻底的理论家之一。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具有显著的跨学科优势,呈现出多维结构的理论特征。设定文化史、个人史以及文本这三种场面,构筑贯彻三者的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的基本方法。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为逻辑起点,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目的,以符号研究、文本研究为理论运用,建构了多元逻辑的学术系统。以精神分析看待结构主义,克里斯蒂娃不但研究了结构主义隐去的主体问题,更探讨了结构主义避而不谈的结构来源问题。其符号观、文本分析也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寻找支撑依据,从心理与文化的双重层面探究符号与文本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理论介绍给法国学术界,使法国学者接受了巴赫金的理论,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巴赫金研究热潮。克里斯蒂娃的符号观影响了罗兰巴特,罗兰巴特曾感谢克里斯蒂娃帮助他“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sup>②</sup>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念更是成为文学批评界的经典话题,是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的代表性话语。文论家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注意到了克里斯蒂娃过程主体与互文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从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向‘传统’与‘影响’等观念提出了挑战”。

总之,克里斯蒂娃是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领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具有非常广泛的交叉性,具有显著的跨学科优势。克里斯蒂娃的文化诗学以精神分析为基点,从主体的生命体征出发,反对静止、封闭、探究核心与本质的文本诠释观,否认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否认符号具有固定的指意性,在能指的游戏与虚空中建构文本的意义。克里斯蒂娃的文化诗学,确立了文本诠释的新局面,不但将各个不同的文本交织起来,而且开启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结合的研究路径。

<sup>①</sup>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Margar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86.

<sup>②</sup>[法]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